救亡日報

第一〇五二號

內政部新聞登記證警字第九九五七號
社長 郭沫若
發行人 林林
編輯人 夏衍
印刷者 建國印刷廠
社址：桂林太平路廿一號 電話：二一六四

報價
每份八五分
一月一元三角
三月三元九角
半年六元五角
全年十二元
外埠每份每月加郵費三角

廣告刊例
新聞前後各子方，每方每日二元。
封面每方寸每日二元五

敵犯荊門西北被殲五千
我軍克李家壋
鍾祥以北敵亦被我擊潰

【中央社宜城二十九日電】由襄河東岸竄犯荊門以北之敵，約五千餘，冒險竄入仙居李家壋等地，我軍利用山地隘路地區，把握良機，向敵包圍，自二十七日拂曉起予以痛殲，迄晚即將李家壋克復，二十八日續克仙居，計共斃敵三千餘。敵突圍潰逃，我軍乘勝追擊，已將快活鋪以南迄胡家集一帶殘敵完全肅清，又當歸向黃家集以北地區進犯之敵經我斬獲極衆，敵不支四竄。

【中央社襄陽二十九日電】犯入洪山東三里崗敵，經我軍包圍，迄二十九日敵數度突圍，均未得逞，現我正緊縮包圍圈向敵痛殲中。

【中央社樊城二十八日電】由隨北潰敗之敵，二十七日復由隨縣趨拊敵數百，企圖與我糾纏，我追擊部隊將其一部殲至厲家沖，一部殲至段家灣。

（中央社樊城二十九日電）鄂北襄花路此次廣山之役我軍予敵以極重大之打擊，計屬山敵遺尸四百餘具，兩水溝敵遺尸七百餘具。

（中央社樊城二十八日電）鍾祥北敵二千餘，二十七日分兩路進犯，我在扁擔土家河一帶，向敵側擊，出敵不防，敵紛紛潰退。

（中央社樊城二十八日電）宋（河）應（城）公路二十七日被我某部破壞，該線爲敵通漢花、京鍾兩路之補給線，因此該兩路敵前線之給養，已告斷絕，戰志亦同時消失。

宋子文與皮通商定期商談
美國對我借款有待
美蘇兩國關係傳有增進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八日合衆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已約定日期，與美國進出口銀行總裁皮爾遜商談關於擴大對中國信用貸款之事宜，中國大使胡適，或亦參加，官方人士談稱，詳細之談判，尚須相當時日，其中國人士談稱，目前之談判，將包括美國在一二年之期間內，大量購買中國貨物，其所需貨價之大部，均提前償付，作爲信用貸款，此與復興銀公司董事長陳光甫上次之聲明，大致相符云。

（中央社重慶二十九日電）據美國國際新聞社二十九日華盛頓電，據消息靈通方面人士稱，蘇駐美大使烏曼斯基，與美副國務卿威爾斯談話後，美蘇關係之基礎，已有增進，昨日兩人會談時，對於美國在海參威設立領事館事宜，已在原則上商得同意，預料兩國之貿易額即將增加。

輿論主張援英
美允許英國
月購飛機六百架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九日路透電）英駐美大使洛濟安，向美提出增加援助之要求，已見成效，現美兩國會，報紙社論，及私人談話中，無不以此爲時論之題目云。

【中央社重慶二十九日電】據美國國際新聞社二十九日華盛頓電，美政府已允許在今後二年內，平均每月以六百架飛機供給英國，英方向美定製之飛機，美國業已盡量予以製造之優先權。

【中央社重慶二十九日電】據美國國際新聞社二十九日華盛頓電，英國已向美國若干造船廠訂購八五〇〇噸之商輪六十艘，其中大部可於十八個月內交貨，建造費約五千萬美元，英方尚擬繼續訂購一二〇艘。

敵報以武力自衛恫嚇美國
敵將發表倭汪密約

（中央社東京二十九日海通電）據日本報載，日美戰爭有百分之七十可能性，但是否爆發，其決操之實，全在美國，如果必欲制止日本發展，及「遠東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捨武力自衛外，實無他途可循云。

（中央社東京二十九日路透電）日外務省發言人須磨在招待記者會議上稱：外務省將於明日下午發表日本與汪逆精衞組織所簽訂之新約全部內容。

印人三千繫獄
備受統治者虐待
學生紛紛開會反英

（塔斯社喀布爾電）孟買報訊，立法會議開會時，印度國民大會總祕書約什宣稱，印度已有三千人被捕，並談：政治犯已備受虐待，約氏要求成立委員會以調查犯人之處境。又據坦報稱：印度馬德拉斯及聯合省學生罷業之反政府行動，已數見不鮮，政府下令禁止學校中舉行反政府集會。

反法運動高漲
越南各地羣衆示威
祿平暴動已被法軍敉平

【中央社河內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據官方宣佈，本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之間，越南若干地方曾有羣衆舉行示威運動，並發生搶奪行爲，某處地方甚至有土著領袖二人被示威羣衆架去。

【中央社河內二十八日合衆電】據河內當局稱，關於最近一次越南南部發生暴動一案，已有越南土著五人被捕云。

【中央社河內二十八日合衆電】法國衞戍兵於二十七日晚間將進攻諒山以東二十公里祿平之暴動土人擊退，法國正規軍已迅速馳赴東京北部之諒山一帶警戒，該處之土著革命黨及土匪，最近曾發生暴動，並有組織游擊隊伍，佔領若干軍火庫，法軍現正力圖收復，據可靠方面消息，叛亂者並強迫其他土人加入。

越法代表團
下月起程赴倭
各謀倭提新要求

【中央社河內二十八日合衆電】越南政府昨日否認外傳日方對越南南部提出新要求之說。

【中央社河內二十九日路透電】日方訊，法國駐日商業代表團第一批，將於十二月初啓程，其餘團員亦預計可在十二月十五日啓程赴日，越南方面代表預定於十二月二日由西貢啓程赴日本，談判可望於十二月中旬以後在東京重開云。

【中央社河內二十八日合衆電】據悉，維琪政府已訓令越南當局，禁止英輪開抵越南之禁令，仍然有效。

我駐漢堡領事
宴請當地人士

【中央社漢堡二十八日海通電】中國駐漢堡總領事張應年，今日特在私寓宴請漢堡各界要人，對於促進中德邦交素力之德國員[illegible]倫德斯，亦趕來參加云。

蘇黎世報紙揭載德蘇關係
蘇聯維持中立地位
黑海沿岸國家須維持現狀
不與三國同盟多發生關係
對中國決繼續援助

（中央社蘇黎世廿八日路透電）蘇黎世新聞報載稱，莫斯科方面拒絕承認軸心國集團，莫洛托夫僅專就德蘇兩國之問題，與德方進行談判，至中東，及中央亞細亞問題，並未提出討論，莫洛托夫曾明白表示，達達尼爾以及黑海爲邊外之國家，其現狀必須維持，莫斯科方面對事實上德義日聯盟之三國公約，將不與之發生關係，蘇聯政府在三國公約方告簽定之時，曾向中國駐蘇大使表明態度，謂蘇政府決定繼續援助中國，莫洛托夫由柏林返國後之第一步，即發表文告，否認美東所傳蘇日行將成立公約之說，蘇聯停止對華援助之說，英蘇之關係雖甚遙遠，但莫斯科方面決定維持其現有之中立地位。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九日專電】莫斯科政治經濟雜誌頃發表一文，討論日本之內政外交政策，現日本人民所感受最嚴重之問題，爲食米之供給，物價之上漲，及市場投機事業之加甚，就日本之外交現勢論云，目前日美兩國之事實上雖未發生戰爭，然而兩國間之關係日益緊張，美國因受日本阻止，不能與中國佔領區通商貿易，爲此起見，美國乃對日本實行鐵禁運，至於英國亦復如此。

法貝當政府
大捕共產黨

（哈瓦斯社二十七日法國維琪電）法國政府現正廣泛進行共產黨肅清運動，警察當局在全國各地逮捕大批共產黨黨員之後，又在馬賽捕獲六十五名，其中有女性十三人，並曾前往各共產黨寓所搜查，當即搜出宣傳品多種，而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所出版之小冊子若干種，亦在其內。

社論
論日寇的新攻勢

上月下旬與本月初旬，日寇曾以南進爲主要題目，進行攻勢，這攻勢包括進兵越南的南部，威脅英美荷印，北方和緩蘇聯，中間卻向中國展開和平攻勢，四方面同時進行，希望在歐戰的夾縫之中，全部或一部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日寇幾年的命運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他一切的計劃也隨着這個局面煙消雲散：西貢登陸的企圖，因爲英國在新加坡嚴加戒備，遠東軍總司令，感覺棘手，荷印談判也因爲英美的監視，所獲不多；蘇聯的兩次嚴正聲明，把日寇一切的謊言與幻想擊得粉碎，羅斯福再度當選，援英援華的聲浪日高；我們對和平攻勢的堅決回答，更爲日寇的整個攻勢，敲了最後的喪鐘。——這是一月以來日寇攻勢失敗的全部經過。

但是日寇的侵略之勢是不能如此收梢的：侵略中國與進行南進，已經是他的既定政策，而且現在是不是能收束也不決定於他自己，更重要的是決定於他的客觀環境，中國不丟他和，英美不讓他進，德義卻推他下水，日寇現在的苦悶是進退都不可得，因此，本月十三日的御前會議，成爲明治以來第五次遭遇苦局而的歷史會議。

在這御前會議中，決定了一些什麼「偉大」的節目呢？我們從他在這半個月內的行動，可以看到這幾件事實：

第一件就是重提親美外交，以本月十二日松岡與格魯的一次會談爲起點，二十五日宣佈野村爲駐美大使爲開場戲。日寇爲什麼重新捧出這「不可恕」的「親美派」呢？二十六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回答得很明白：「吾人不能忽視英美在遠東合作，以及太平洋日美關係危險性日增之事實」。這事實，無論是繼續侵略中國也好，實行南進政策也好，在日寇的心目中，都是一個可怕的阻力。對這個阻力，日寇目前不能戰，只能和，在和的範圍內來拆散英美的合作，阻止美國的援華。

第二件是御前會議的當日，日寇的外務省，正式成立了一個南洋局，辦理荷印、越南、泰國以至菲島緬甸等各地的事務，任務是使之與「南洋政策相呼應」。從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看到，日寇目前的企圖除開政治上加緊控制之外，是資源的搜奪與市場的獨佔。越倭談判已移到東京，荷印問題，日寇正在製造口實，準備重新打開談判之門。

第三件是本月二十六日近衞面謁倭皇，奏請更調台灣總督，調小林躋造返國，而以前任駐華海軍司令長谷川清繼任，東京的廣播說：「日本爲實行設立東亞共榮圈，南進政策更屬重要，此後日本將以海軍爲前衞，并以台灣爲南進根據地」。同時河內的消息：日寇軍事當局正設法向維琪要求，在西貢方面建立巨大之海空軍根據地，這兩件事配合起來，可以看到日寇在西南太平洋的軍事佈置。

第四件是阿部於廿七日由東京飛抵南京，沉寂已久的南京傀儡們又活動起來。這是日寇和平攻勢失敗的自救之法，但是同時我們卻不能忽視一個事實，那就是日寇的和平呻吟，直到現在還沒有斷氣，南京的奸賊們在受寵之餘，也正在傳播妖言。一方面也可能是日寇進行外交攻勢的一種資本。

第五件就是日寇在華中方面的軍事發動，漢河兩岸的戰事，業已經開始，也許就是一種新的軍事攻勢。

總結這幾件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日寇的新攻勢已經開始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樣來提高警覺，應付日寇這個「擴大的攻勢」！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主辦
文藝講習班
招收學員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十二月十日止每日下午一時至四時
地點：榕蔭路三號本會辦公室
名額：一百名爲限（男女兼收）
修業期限：定三個月爲一期
收費：每名國幣叁元（報名時一次繳清，會員半費優待）
上課期間：每逢星期三、六下午六時至八時

講題與主講者

藝術的概括……周鋼鳴
文藝與言語……聶紺弩
文藝的內容與形式……孟超
創作與世界觀……周行
文藝與科學……陳此生
文藝的通俗化問題……林山
文藝的題材與主題……司馬文森
文藝與新聞……鍾期森
文藝批評的基本問題……李育中
中國詩史的發展……陳閒
舊詩的評價……莫寶堅
中國詩與外國詩的比較……盧荻
民歌研究……林林
新文藝思想發展的過程……易庸
新文藝發展史鳥瞰……宋雲彬
新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黃藥眠
魯迅小說的研究……歐陽凡海
怎樣描寫人物的性格……艾蕪
民族形式的商討……李文釗
舊劇形式之利用（四小時）……焦菊隱
劇作偶談（四小時）……夏衍
舊劇改良問題（四小時）……歐陽予倩

民族形式商兌
郭沫若著
實價四角
南方出版社刊
桂林太平路二十一號

文化崗位

河相達夫的哲學幻覺
——譯自眞理報——

蘇・彼杜羅夫斯基作

一本冊子，灰青色的書面上清楚地印着——河相達夫。這就是作者的姓名了，再下一些是書名，叫作「日本拓張底目的」，還有：「南滿鐵道股份公司」。這一本全用俄文寫的冊子，僅在末頁印有「在日本印刷」的幾個英文字，這指明，這冊子是在日本印的。

放上「南滿鐵道股份公司」的名字表示側重牠的印刷工作，并且，把河相先生的「非常艱苦的」著述翻譯成俄文，目的在爲着什麼的呢？這本冊子的序文已答覆俄文版印行的原因，「要把日本在亞洲大陸拓張的主要理由介紹給蘇聯讀者，事實上，這書的出版目的是具着世界意義的，所以，日本特別要求蘇聯人民予以公平的諒解。」然而，南滿鐵道股份公司事實上是和日本統治階級，特別是軍閥方面具着密切關係的機關。

河相達夫并不是「具有學動」的人物，而是一個具有二十多年經驗的外交家，一九三七——三九年當過日本外務省的情報部長，一九三九年被委派到國外活動的主要外交職位。

誠然，河相達夫注重出版工作并非從這次南滿鐵道股份公司代他出版之事起，顯然他已經擔任向世界辯護諒解日本拓張目的的加以「公平諒解」的任務，目前解釋日本拓張目的的最重要文件算是田中奏摺了。牠暴露了日本的主要侵略原則，什麼「日本要征服世界，先要征服支那。」本來，田中奏摺不欲給「廣大羣衆」知道的，充滿狂吠的、狡滑的，和探謀遠慮的陰謀。牠被看作爲秘密文件，牠不公開地充份代表日本統治階級的野心和慾望，因爲這計劃被加强策動的緣故，由傳言而至引起這個奏摺的眞確性。日本統治階級企圖否認這個奏摺的暴露。然而，近年來的事實證明日本統治階級所否認的東西，完全是田中奏摺確實說過的日本拓張目的和本質了。

許多年已過去了，不僅日本還沒有征服世界，甚至，中國也不能被牠征服。可是，征服中國是日本不死的野心。日本軍閥現在交給這位露頭角的出版家河相先生的任務是這樣的：「你這個外交家，要向全世界解釋我們對中國所急迫的要求，但勿使用深奧難解的詞句，要證明日本的要求純爲着全世界的未來命運，主要的爲着中國本身，可是，要把這一點幹得聰明些及輕鬆些。」

簡單的說：試驗田中奏摺所肯定的「理想原則」，任務說來，是繁重和重要的。

河相先生有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呢？爽快說一句：他完成的是不重要的，非常不重要的，假如河相先生那本著作活躍地獲得廣大的節錄的話，還有謝謝他的十人。英國記者某氏會提供了這樣的一段插話：著名的相對論創造者愛因斯坦曾有一次希望到日本訪問，日本人很有禮貌地預先向他警告：「我們很歡迎尊駕降臨，但請勿忘記，日本還沒有採用閣下的相對論學說：日本卻是一個特殊的國度呀。」

河相達夫企圖說服世界，但并非在開玩笑，而是懇切他在游說，這等於相對論還沒有在日本採用，所以「一切都是特殊的。」對日本帝國主義典型加以申述，但河相先生所指出的一切并不是帝國主義，而是……理想主義。

河相在「民族精神的拓張」的題目下，這樣寫道：「爲着克服本身物質缺乏，側重新的土地攫取的民族鬥爭，時常被統稱爲帝國主義，但這名詞對於日本，以牠的政策底關係，全不能適用的。」（見該書第十七頁）

帝國主義的名詞不適用，但怎樣才適用的呢？據河相先生的意見：「照亞細亞哲學的觀點說，人類底最終目的」——寂滅的接近，這就是個體的靈魂和宇宙混合了。亞細亞的倫理學的重大要求側重於自我的否認，藉以尋求更高超的「我」，具備這個觀點的日本拓張，產生了一種成爲普通、現象的觀感，那是理想主義……」

這些就是河相達夫的現身說法了！他還指出單純的人物來從「普通的現象」被引入錯誤的印象裏。然而强盜式的戰爭，侵佔中國土地，轟炸平民等等——這就是外表的形式的吧。爲着他們攫奪純潔的泉源的「理想主義」起見，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渴望着「拯救」中國，日本爲着這一點，即如河相達夫所承認的，準備走到否認本身的「我」。

河相達夫用盡氣力把羊皮緊套在帝國主義的豺狼身上，并且，公開地表示說：「這不是豺狼，這是現成的，現成的羊羔呢！」

但「羊羔」卻配有狼牙，河相并非茫然不知的。他裝出奸滑的笑，提供他自己的「相對論的觀點」。他有把握地說：「啊，日本的軍事力，充滿日本的古老哲學條件，」「劍，不會殺人的東西。」

河相達夫還得意洋洋地拖長他的哲學概念，他驚歎的說：「戰爭可以造成物質文化！日本在中國發動戰爭僅是爲着人道的動機」

他還繼續把這些「人道的」動機，敍述下去：「因爲正確的自我心靈底眞體存在的原故，所以這推想到財產的佔有。這些都按照牠的巨大性，勞動的法則，不僅是具有社會價值性，而是加諸享有者的重擔。」（見全書第六十七頁）這是他們的「人道的動機」了。日本帝國主義（理想主義吧？）是感不安而憂慮着的：牠不能使用本身財產打敗中國，并且，牠急需外求助，迫不及待地要把中國從牠的財富的「困難重擔」解放出來。

河相先生曲解釋說：「日本全沒有侵佔中國的念頭！」他僅夢想着「同種國家集團」的建立，河相擧示：這種集團的明顯例子，可以引不列顛帝國爲證。應該想想，在這一種集團中，河相主張日本保持着宗主國的脚色，并且，爲什麼他要誹謗中國擔當像印度一樣的脚色，卻要中國當作「劣質」，而推崇武士道精神的「純潔和清白」的呢？

河相達夫還表示了意見，替這個眞正的力量，激烈的，古舊的田中奏摺辯護，從虛偽哲學的皮毛堆找出了一個答案：即是，把羊皮脫去，世界上就見到飢餓的，貪心的豺狼的嘴臉了。

河相達夫還沒有頌讚他本人的成績，他這樣吹噓日本帝國主義的玄之又玄的夢想：到，設法來結束「中國事變」，那不是軍部的希望呢？

河相先生還樣做夢似的寫道：「結束中國事變是做於在亞洲體系的建設工作中的有利任務……將來也走到建世界成爲一個大家族的理想的轉換吧。」

結束「中國事變」就是亞洲歷史的「轉換期」！可是，並不像河相所想，「事變」到了現在還沒有結束。

本來，對這位外交出版兼備的人物底「哲學」實踐的檢討，應加以結束，但這裏還有一些值得且慢擱筆的資料，河相的冊子附着「日本拓張軸心」的地圖，軸心在那裏，誰是日本軸心的盟友呢？河相先生情感地估計這些「軸心」的盟友，寫道：「日本的勢力已出國中表示所在，……滿佈東亞的廣大土地。」（見全書第六十頁）這是哲學上危險的物體呀，顯然河相先生難除記憶，他忘卻了現在日本勢力還沒有充份發展到在中國佔領區內，可以鞏固日本的國境。

說到「東亞其他共榮圈內的區域」，河相達夫還有點記憶力的吧！就有他一個人當着外務省情報部長之時，那正當日本皇軍在張鼓峯，諾門罕得到給予「他們國境力量」的嚴懲和特別教訓的時候。

河相達夫寫下了一本沒有結論的書，他沒有確實地採納過相對論，他沒有相對地，而是絕對地愚弄自己，在荒謬和拙劣的觀點方面，河相不僅暴露自己，而且暴露他的主人。

（民華社・鄭揚譯）

「狗」的哲學
・尤明・

從前，在中學唸書的時候，由外國報章雜誌上，常常可以見到關於「狗」的新聞，譬如：美國（？）有「狗」飯館，門面堂皇，內容富麗，且有女招待，專侍候光臨的「狗」先生們。又如：某「狗」星（？）在好萊塢拍片，每月收入數千美元之類，這種種新聞，差不多令許多人都眼紅了！我也是眼紅的一個，我氣憤的想：爲什麼「人」不如「狗」？

「這也許是外國社會的畸形發展吧」，那時，我心裏這樣回答我自己的問題。及至後來，到了廣州，北平，漢口……親眼見到了許多官貴顯要的中國太太先生們，懷中也擁抱着一「狗」，汽車裏身邊座着的也是「狗」，我驚異着，我們中國「文明」進步的神速，在「狗」的福利上，已經可以與歐美並駕齊驅了！可是，上述城市中，居然還找不到一間「狗」的酒店！於是，我又替有「狗」的先生太太們嘆息了：「中國究竟是「中國」！」

前幾天，親戚帶了一匹狗，來到我家裏，給了我一個最近研究的機會，研究了三天，我恍然大悟了！人不如狗，是必然的，沒有甚麼值得氣憤，因爲「狗」有牠的「狗臉」「狗相」，人卻只有「人臉」「人相」；「狗」有牠一根獸尾巴，人卻只有幾根硬骨頭，「狗」有牠左躥右跳的舞姿，人卻只有一脚一步的簡單的步伐！所以，在人的社會裏，「狗」的所以得勢，是因爲牠有牠本身的「狗」的哲學，你我又何必氣憤呢？

這樣說來，那這世界豈不盡成了「狗」的世界了嗎？那又不然，因爲「人是萬物之靈」，總有辦法，來同「狗」一爭雄長的，如是，一羣不甘心拜「狗」下風的人們，開始拚命的學習，研究，學做「狗臉」「狗相」，研究「狗」的舞蹈，研究「狗」的哲學！還差一根獸尾巴，是吧？也有辦法，把他們也搖搖擺擺的到南京，坐汽車，上館館，受東洋主子的寵眷去了。這樣他們也像一「狗」一樣的得勢了！

崗語
林語堂的幽默

林語堂先生在美國，常常發表驚人的幽默演講，前一次在檀香山演說：說美國沒有必要擴張海軍，最好把建造一艘戰艦的錢借給中國，中國就可以和日本打幾年，日本在中國戰爭的泥淖中不能脫身，美國便沒有受日本攻擊的危險。——這一段話，已經由中央社打過電報，人人皆知的了。

這個月初，他又在「一碗飯」運動席上演說，他說：「我很感謝美國友人將醫藥品送到中國去，但是，請諸位同時也送一點頭痛藥去給日本的近衞首相，和他的同僚，因爲他們目下正患着這一種毛病」（大意），當然，席上浮一大白，讚賞了林先生的妙語。

「近衞及其同僚」的病，當然不止於頭痛，但是，在較近，似乎這一門病的確發得很利害，在遠東投機無望，近者，「盟友」墨索里尼不爭氣，敗訊頻傳，「白臉」這個掛檔留之無用，塞之可惜，要進行「和平攻勢」這是一個討厭的障礙，但是一腳踢開，找到這麼一堆爛狗矢過去也曾化過一套功夫，明知無用，而又不能不玩什麼「條款」呀「承認」的花樣，偏偏這老「白面」又患着什麼「糖尿病」之類來賣俏，近衞對於這位「寶貝」，當然也是頭痛非凡，加以，西園寺一瞑不視，不論怎樣說，在近衞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們想像在國葬中當着「治喪委員會主席」的時候，一定暗呼頭痛，世有胡文虎其人，能贈之以「虎標頭痛粉」乎？（肯）

介紹曹若個人
前方素描展
・建番・

「現實主義」在我們的藝術界裏是被肯定了的，但認眞去實踐的有幾多人呢？在這裏我們不能不對下一個「？」！

就拿自己來說吧：假如我也可以算是一個藝術工作者的話，那是非常慚愧而值得懷疑的，所謂「作品」產生的過程，是先擬定題目，再照着題目瞎想一番，「如何來表現呢？」想定之後就動筆構圖了，碰到生疏的姿勢或表情，馬上拉個人來作模特兒，或竟自拉過鏡子來照着自己作作看，之後，再裝飾上點背景，標上個有關抗戰的題目，就算功成了。率直的說：自然還比那些「意興所在，一揮而就」的純主觀派的畫家們略勝一籌的，但對所追求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卻相差不只十萬八千里了，我懷疑自己是否在作藝術工作，也懷疑與我同樣走着這條路的人。

我很清楚，這是一條貧困的路，甚至是死路一條，眞想在藝術上有所成就，就不能躲在這條路上兜圈子，必須把自己的生活浸在大時代裏，「到前線去，到農村去，到軍隊裏去」這些口號的實踐，才可能接觸到大衆的脈搏，捉住深的內容，創作出感人的作品。

給我這種啓示的，是李樺，劉侖和現在曹若諸君的戰地素描，他們在取材上技巧上，雖各有不同，但追求現實主義的那種創作態度卻是一致的，也正是值得我們貧困的藝術工作者學習的地方。

希軍攻克阿吉羅卡斯特羅
義軍向北敗退
地中海英義艦隊發生海戰

【中央社南斯拉夫斯圖魯伽城二十八日合衆電】前方消息稱，希軍本日經一小時餘之白刃戰後，已於下午四時攻克阿吉羅卡斯特羅，義軍已向特排勒尼河北退中，希軍陣亡軍官七人，士兵死一百五十人，傷者約五百人，義軍陣亡軍官十一人，士兵陣亡三百人，傷者約五百人，此役並有希戰鬥機五架，轟炸機三架，與義轟炸機十架，發生空戰，結果義機被擊落三架，希戰鬥機一架亦被迫降落，希軍於當日中午時分即以大軍向該城猛烈轟擊，前後達二小時，該城被毀大半，下午二時左右，希軍機械化部隊開始向該城前進，三時左右希軍開入阿吉羅卡斯特羅，經二小時之巷戰後，義軍乃全部撤退。

英義海戰結果

【中央社倫敦二十九日路透電】海軍部宣佈，二十七日下午地中海撒丁島南之英義海戰中，當義艦全部逃入港中時，英巡洋艦一艘中彈起火，驅逐艦一艘艦尾中彈，傾側甚烈，另有義驅逐艦一艘已受創不能行駛，英航空母艦「阿克羅耶爾號」之機，遂以魚雷向義方「利多里奧」級主力艦一艘攻擊，英方之唯一損失，乃巡洋艦「伯爾維克」中彈，惟受創尚屬輕微，仍可照常服役。

羅國內亂 方興未艾
鐵衛團進行暗殺
瑪德吉魯及佐古遇害證實

【中央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九日合衆電】據德國新聞社訊，前曾出任總理之農民黨領袖瑪德吉魯教授，及舉國所崇敬之政治家佐古尸體發現，兩氏之死訊，業已證實。

（中央社重慶二十九日電）據美國國際新聞社二十九日布達佩斯電，羅京訊，羅馬尼亞若干省份俱發生鐵衛團暴動情事，鐵衛團與陸軍之衝突，有即將爆發之虞，暴動者曾一度佔據布加勒斯特之郵局與電話局，後經軍隊奪回云。

（中央社彼爾格拉特二十九日路透電）據此間訊，鐵衛團團員已不聽政府命令，倘非政府採取嚴厲辦法，恢復全國治安，則全國將完全淪陷，德國駐羅公使已於昨日乘專車前往柏林，事前曾與羅國總理安多尼斯哥作長談云。

蘇駐德大使
業已到達柏林

（中央社柏林二十八日海通電）蘇聯新任駐德大使德卡諾索夫，已於今午抵此，德外交部方長郎爾曼及交際科副科長哈倫錫，代表德外長里賓特羅甫到站歡迎，蘇聯代辦柯布亦率大使館人員在站恭迎。

【中央社柏林二十八日海通電】外傳法政府即將於十二月中旬遷回巴黎，或前往凡爾賽一節，此間頃得聲明，迄無所聞，又關於德法談判，亦尚無任何新決定云。

芬蘭總統
賈禮郁辭職

【中央社赫爾辛基二十八日海通電】官方宣佈，芬蘭總統賈禮郁因康健不良已辭職。

從南甯的克復證明日寇必敗我國必勝
——從南甯視察歸來在柳州冬耕擴大紀念週的報告——
張發奎 （續昨）

敵人想做長治久安的美夢

南甯淪陷在這些魔鬼們手中一共有十一個月零四天，想此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們，沒有料到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四天之後，有的會被我們打死，有的竟被我們完全趕下海去，從四塘一直到小董，敵人踏了許多公路，橋樑修得很好，電話電線裝置得很完善，沿途做了許多工事，挖了許多戰壕，建築得相當堅固，自邕甯可以通汽車，則是南甯附近，週圍的山，有好些都給他們挖穿了，許多炮彈藥和輜重都放在山洞裏，四面八方圍着鐵絲網，電網鐵絲網，同時敵又在南甯闢了一個很大的飛機場，有很堅固很寬敞的飛機道，可容一百多架飛機，并且還造了很好的飛機修理廠，兵營從日本運來了大批木料，建築得也很完善。南甯的初級中學，以前是不十分好的，可是現在是好極了，敵人建造了寬敞的飯廳，宿舍已經是他們的容軍隊戰鬥營的。過去廣西省府的舊址，也佈置着很精美的花瓶，桌椅，房屋也裝璜得非常之好，所有南甯城內商店的門戶，都被日寇拿去做馬房去了。城內城外，他們都造了許多兵營和馬房，敵人顯然是想在南甯做長治久安的美夢，可是這美夢只做得十一個月零四天就給我們全打碎了。當時敵人因我們猛烈攻擊，倉皇逃逝，未及破壞，許完全爲我們所有了，現在我們倒可以利用敵人的東西來殺敵人。

漢奸亦下場

當敵人潰退的時候，有很少漢奸因爲失了依靠，要求跟日寇回去，可是日寇不要他們了，這些漢奸在日寇的眼中已經沒有用處了，連自己的性命都怕難保了，他還要漢奸做什麼呢？然而當那些漢奸自媚日寇，殘害同胞，搜刮民財，需米索錢，征伕派稅，昧着天良到處搜刮，甚至獻女孝敬敵人，不惜自辱自己的妻女姊妹？可是今天他們的末路已經來臨，狐狸尾巴都掩不了，老百姓認識誰是漢奸，誰是漢奸，老百姓都激於義憤，自動把漢奸抓來見我，我問他們，「你們爲什麼要做漢奸呢？」他們都說「是一時糊塗，不分好歹，上了敵人的當，現在只有請求饒命。」可是我們的老百姓都要求伸張正義，洗雪國恥，把那些眞正做維持會會長之類的漢奸，予以槍決。

當我們槍決這些漢奸的時候，南甯全市人心大快！可見民族的正氣，是凜然長存的。不當漢奸的東西，就是這樣的下場！

南甯眞的沒有軍事價值嗎？日寇眞的是自動撤退的嗎

此次敵人爲挽回頹氣，曾於十月二十八號下午三時廣播：「關南甯已無軍事價值，故自動撤退，」其實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話！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敵在桂南方面的實際情形，就可完全粉碎敵人這種無恥的欺騙宣傳。

當去年十一月敵人因陷於「速戰速決」的迷夢根本被我們粉碎，特乘我軍換防之際，忽從欽防登陸，偷過十萬大山，侵佔南甯，深入廣西，企圖在物資上增加我國困難，在軍事上打擊我抗戰主力，在政治上迫使我屈服投降，以節達到「速和速結」的目的，這是敵人看到廣西在中日戰爭中所處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原故。因此最高領袖去年在桂林就昭示大家，廣西和山西是中國抗戰的兩個重要支撐點，我們要以全力來保衛它，廣西是大西南的屏障，南甯又是廣西的重鎮，我們要保衛大西南，必須保衛廣西，要保衛廣西，必須保衛南甯。作爲廣西重鎮的南甯，無論什麼時候，它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都不失爲大西南一個重要據點，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現在我們先從軍事上來說吧：敵人如果眞有足夠的力量能夠長期佔據南甯，它在軍事上不但可能吸引我們大量兵力，而且隨時可能威脅柳桂，抄襲昆明，造成對我大後方實行大包圍之不利形勢；可是由於我不斷襲擊敵人，消耗敵人，使敵人在軍事上的企圖完全粉碎。

敵人在桂南作戰的兵力，經常是兩個半師團以上，而在崑崙關戰役的前後，是四個半師團，十一個月來，大小戰鬥達三百多次，最著名的，遠一點的有賓陽之役，橫塘之役，崑崙關之役，近一點的有四塘和三塘的爭奪戰，有龍州和邕甯的爭奪戰，以及平樂橋和金雞坳的戰役最爲激烈，而欽州的克復，雙方的傷亡相當重大。據可靠的統計，敵人在桂南十一個月來的戰鬥，死亡總數在五萬以上！又因水土不服，疾病發生，每日患病官兵平均要佔百分之三十，其中因病而死者，更超過戰場上的犧牲！當去年敵寇侵入桂南時，我最高領袖就已指出：「敵軍以島國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平原地區作戰的訓練，而進入這樣的地帶，就是不病死，也要困死的」，還更使敵軍精神低落，戰鬥力大爲削弱，因而加速了敵寇在桂南的崩潰。

所以此次敵人在桂南潰退時，從四塘一直到小董敵人所築之陣地工事，交通通訊，及城內之水電廠等，均未破壞，沿途到處遺棄輜重彈藥，間或在路傍埋設地雷，但因追擊甚迫，特顯明，使人一望而知，其倉皇狼狽，膽小如鼠，更可見一班了！如果敵人眞的覺得南甯沒有軍事價值，那末他爲什麼要用那樣浩大的工程，堅固的防禦，劇烈的戰鬥，慘重的犧牲來爭奪南甯？如果敵人是眞兵力不足，不是因爲受到我們四圍出擊，不斷消耗，跟蹤追擊，那末他爲什麼不死守到底，而要「自動撤退？」爲什麼又不在「自動撤退」時，有計劃的將一切在軍事上可供我用的東西加以徹底的破壞，而竟至表現得那樣倉皇狼狽了？

其次在政治上來說吧：敵人如果眞是夠的力量能夠長期佔據南甯，它在政治上不但可以眩惑國際視聽，淆亂國內人心，穩定敵軍情緒，而且還可以照着他本來的計劃，扮演西南僞組織，實行「以華制華」：可是由於我廣西的政治機構比較健全，民衆比較有組織，有訓練，特別是實施戰役以後，軍隊紀律的嚴加整飭，民衆組訓的力求實際，因之軍民情感愈見融洽，民衆對政府和軍隊更竭誠擁護和幫助，這不但使西南僞組織成爲泡影，即淪陷區域的民衆的大多數都能實行空舍清野，躲避一空，很少受其欺騙利用，這樣一來，敵人那種「以華制華」的毒計，根本也被我們所粉碎。

從這里，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出軍隊負責任守紀律，愛國家，愛民衆的精神，另一方面，來可以看出廣西政治，進步，民衆有組織有訓練，對軍隊熱誠擁護和幫助，對敵人極端憤恨和仇視，這樣政治與軍事配合，民衆與兵力配合，才能把敵人從南甯趕出去，也只於這樣才能徹底粉碎日寇在「南甯實行」以華制華」的陰謀。

由於敵人在南甯的潰敗，不但軍事上它在大西南失去一個重要的據點，同時在政治上更遭受很大的打擊，從此日寇在國際上的地位是愈加低落了，國內人民因日本軍閥在桂南無條件的犧牲了五六萬人，他們厭戰反戰的情緒是愈加擴大了，而敵軍更因此次的慘敗，大家都灰心喪志，痛哭流涕，他們的厭戰情緒是愈加消沉，戰鬥意志是愈加動搖了；反之，我們由於此次的勝利，不但軍事上大西南有了更好的保障，兵力使用的機動性也越發加強，同時在政治上我們更得到了很大的收獲，從此我們在國際上的威信愈加提高了，軍民勝利的信念愈加堅定了，而抗戰的力量也愈加增漲，這更是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

（明日三版續完）

省市新聞

張長官視察南甯歸來
發表告傷病官兵書

（國新社桂訊）第×戰區張司令長官視察南甯歸來後，發表「告本戰區傷病官兵書」，茲探悉原文於下：

親愛的傷病官兵同志！

這次你們用了自己的血肉，把敵人趕出南甯，龍州，欽防解除了本戰區無數父老兄弟姊妹的痛苦，使最後勝利之到來，又多了一重保障。

蔣委員長很贊許你們的忠勇，全國同胞很欽仰你們的壯烈，全國同胞很羨慕你們的勝利，政府和民衆對你們尤其感謝，紛紛向你們作一番誠意的表示，慰勞金和慰勞品，就是在是很光榮的，希望你們格外自愛，遵守病院規則，重視社會秩序，靜心休養，等到傷疾好後再上前線，把敵人趕出全中國，完成我們軍人的天職。

祝諸位早日健康！

司令長官張發奎 十一、廿五。

節儲杯足球賽
本日兩場比賽

（中央社訊）桂市節儲運動宣傳週節儲杯足球賽，前日（二十七）四大以二對一勝羅俗，茲悉明日（三十日）將有兩場比賽，第一場爲「九四」對「銀光」，時間十二時三十分，第二場「桂中」對「鐵鷹」，時間下午二時。

省府禁止
黃臘桐鹹等資敵

（本報訊）經濟部依照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條例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繼續指定黃臘、桐鹹、青礬、包括鋼鐵硫酸銅硫酸鐵等爲禁運資敵物品，並經行政院核准，省府昨接到該項禁令，業已轉飭所屬遵照云。

本省冬耕施肥
四行貸款二百萬元

（本報訊）本省自擴大冬耕以來，即由省農管處，向四行貸款二百萬元，爲施肥貸款，本局七十萬元，茲悉四行款項，已於昨日劃付，省農管處即日起將依各縣需要分發云。

本市簡訊

◇中國農村研究會，以桂南收復後，對復興農村經濟甚感重要，特定於十二月一日下午一時，假座建設研究會會議廳，討論「桂南收復區，農村經濟復興問題」。

◇××師管區補充團，連日先後出發前方，昨日第×補充團又有一批赴前方，桂市各界於東站舉行歡送會，除發給每士兵慰勞金一元，並贈錦旗一面。

◇第×戰區經濟委員會桂林辦事處當局，以各地物價日趨高漲，特籌設桂林消費合作社，資本暫定十萬元。

新的努力 與 新的勝利

張司令長官抗戰言論 第二集
每册實價一元五角

「張司令長官發奎於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守衛浦東，轉戰各戰場，保衛華南諸役，給敵人以不斷的打擊，他在軍事上能節節擊破敵人，是由於他有極豐富的戰鬥經驗，以及對於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明確透切的認識，因此其言論均可作爲一般軍事政治救亡工作者行動的指標。本社去年出版之「張發奎將軍抗戰言論集」，不到兩月，初版即告售罄，再版現亦所餘無幾，可見其價值。本集爲其第二集，自去年七七迄今司令長官所發表之重要言論，均經輯入。

張發奎將軍 抗戰言論集 第一集 價五角

救亡日報社刊行

總經售 南方出版社 桂林太平路二十一號

欲備完整的參考資料與時事分析 請購：

本報十月份合訂本

每冊實價一元外埠酌加郵費

定戶八折一年定戶七折優待

本月底附贈 ◇輕鬆精美又◇ ◇趣味豐富◇「十字街」

封面有索引 翻閱便利

救亡日報營業部 桂林太平路二十一號

光榮的罪犯尼赫魯
鄒任洪

印度的新的革命領袖尼赫魯先生，最近又被英印當局捕去了，並且給判處了徒刑四年。……一切正義的人士們無不驚心地關心這一個光榮的「囚犯」！

尼赫魯先生犯的是甚麼法？那是簡單明瞭的，當然是犯了英國當局頒歷革命的「習慣法」，「習慣法」的使用，對於英國政府固然是很平常，同時對於革命的尼赫魯先生，也已經司空見慣了。他以前被捕過七次，這回不過是又加上一次罷了，不過什麼稀奇呢！

尼赫魯先生早就知道：一個被壓迫的革命者，是必然要遭受到各種各樣凶暴的磨折的，他隨時隨地都準備着這種打擊的來到。在警察第七次去捕他的時候，他曾從容不迫地向警察說：「我已經老早在等着你了。」

他的大部份的生命行程，都是斷斷續續地花費在英國統治者建造的監獄裏，這，在統治者當然是希望他「必殺寬轉」或者「悔悟」，而他自已卻完全與統治者的希望相反。他不但不因此消滅他的革命勇氣，而且認爲在監獄中也是增加他的思想與經驗的機會，他永遠堅定着，鼓勵着自己。我們看他前次在監獄中是怎樣深刻地自言自語着的；

「多少我昨日的青春，埋葬在這裏，以後我要看見那些昨日死去的靈魂能站了起來，用着深刻的回憶向我耳語道：『這是否值得？』」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沒有猶豫的，倘使我能得到機會再出去，重新鼓起我的生命，……向着它們推進。」

英印當局在甚麼時候拘捕尼赫魯先生呢？那是由於：自德義向東，日本向南的發展，印度不但對英國的軍隊資源與多量勞力的供給甚爲重要，其豐富的資源與多量勞力的利用，尤爲英國所必需的。而尼赫魯先生卻反對這樣作，而且領導印度的人民起來，一起反對這樣作。

還是去年全印國民大會僑寓孟買的時候，尼赫魯先生就草擬了一個這樣的決議：決定反對把印度捲入帝國主義的戰爭以及未得印人同意而利用印度資源於戰爭之中的各種企圖。……」他一貫堅持這個決議，……並不成立國民議會，開始組織……於點資源之際，……尼赫魯先生的實現決議的行動也更加積極起來，直到被捕的時候。

這個決議不過僅僅是他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至於尼赫魯先生的全部的革命主張，卻還有其他更積極的意義。

他對於英國，不但是單純地反對，利用，而且是根本推翻其在印度的統治，在他草擬的大會議決中說：「大會的意見以爲印度急迫的需要一個獨立國家的自己的外交政策，……與帝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完全脫離關係，推進印度往和平與自由的道路。」他實現這個目的之手段，是和甘地的苦行的不合作主義大異其趣的。他曾認爲印度暫時因了民族統一戰線的不夠形成（一邊強盛的地主與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徹底和動搖），暫時採取和平手段作「權宜之計」，但終久必發展至更進步的形式。

尼赫魯先生認爲印度革命的第二步驟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印度。印度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與其他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法都是息息相關。」

對於帝國，他是站在一切弱小者聯合的立場，他曾經親身到過中國參考過我們的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他在印度也發起了許多的制日援華運動，他曾說：「印度對於中國的抗戰是擁護的」「我相信中印兩國人民必能親密合作，因爲第一，中印過去在文化及其他方面已經有了密切的關係，第二，中印的利害一致，……」

以前，要是提到印度革命領袖的時候，誰都會知道甘地，我們知道甘地，曾經有許多的印度農民，去親吻着甘地踏過的泥土，現在，甘地主義，開始走入一隱退之途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尼赫魯和尼赫魯主義，尼赫魯主義不但有了作爲他革命幹部的全印民大會，而且也有那些親吻甘地踏過的泥土的農民，他們把尼赫魯先生的小照，尊敬而親切的掛在身上。我們不難想像到尼赫魯先生是擁有怎樣廣大的群衆力量，我們也不難想像到他的革命主義是怎樣地爲印度民衆所歡迎。

現在尼赫魯先生是被捕了，可是他的群衆是捕不盡的，他的革命主義是關不住的。據路透社所傳，尼赫魯先生被捕後，印度民衆群起遊行示威，這是當然的事。

尼赫魯先生非常重視中國的抗戰，他認爲中國抗戰是「遠東以至全世界和平的保障。」我們對於印度的革命也同樣重視，我們重視中國革命與印度革命的不可分，因爲中國與印度革命的成功，便是全世界一半的人類的解放。我們進行抗日的革命戰爭已經三年多了，我們從希望印度的革命，也從尼赫魯先生這次被捕作序幕。

尼赫魯先生還喜歡作短詩，他曾吟詠着：「懷了新的希望行動着，因爲我們向來經營着緊要着的地方，是火線地帶了！祇有靈魂才能在戰場的烽火中間生存着！」

我們處此勝利接近的艱苦時期，懷念着遠的一個被囚的國際友人，吟詠着他的詩，我們的「心頭」，能不感到「別有一般滋味」麼！

尼赫魯的獄中生活小誌

尼赫魯坐過八次牢了，但他對這個絲毫不感到可怕或可惜，他認爲這是「一切改革家的命運」。

當第七次的警察來捕他時，他說：「我老早就等着你了」。警察們由感動到慚愧而流下同情的眼淚。

他在獄中大多數時間是看書，看到疲勞了的時候，他就跑到小小的窗洞旁邊看那些飄浮着的雲，喜馬拉雅山。他還把這些都當作他親密的朋友，因此他學會了如何辨別各種鳥的聲音。

有時，他就自言自語着，他用自言自語來鼓勵着自己：「多少我昨日的青春，埋葬了在這裏，以後我要看見那些昨日死去的靈魂能站了起來，用着深刻的回憶向我耳語道：『這是否值得』；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沒有猶豫的，倘使我能得到機會出去，再鼓起我的生命……向着他們推進」。

尼赫魯在獄中，可以經常聽到外面的悲慘的消息，有一次他聽到他妻子死了，她也是坐牢的；有一次他聽到老母被警察打破了頭，他還可聽到他的革命同志們的各種各樣的不幸的遭遇，他也喜歡作詩，有一首很值得我們吟詠：「懷」新希望行動着，因爲我們向來經營着愛着的地方，是火線地帶了！只有靈魂才能在遠方的烽火中間生存着」！

十字街

寄給上帝的一封掛號信
——一個農民和他的國王的故事

在某國，有一個非常貧苦的農民，生活悲慘，而且前途一點也沒有希望，沒有一個人肯幫助他，於是他在絕望之餘寫了一封信給上帝：

「親愛的上帝：你富有萬物，法力無邊，即使你不用金錢，也可以自己創造；所以，上帝，我在這裏哀求你，請你可憐我的悲慘與不幸，賜給我一百塊錢，這筆錢我將感恩不盡，因爲它能把我從饑寒無家中拯救出來。

虔信上帝的瓊麥路謹上。」

他寫好了這封信又鄭重加封，在信封上註明自己的通訊處，親自拿到郵局去付郵，爲了怕它遺失，他決定用掛號寄，因爲他常常聽見人們說。未掛號的信常有被失落的危險。

郵局裏的女職員看了信封上收信人底名字，說：「這是開玩笑，我們非但不能寄遞，並且不能收受這類信件。」

瓊麥路却不肯甘休，堅持一定要把這封信寄出。兩下裏的爭吵引起了郵局局長的注意，跑出來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瓊麥路理直氣壯的說了一篇大道理，局長聽後對女職員暗示意，然後對瓊麥路說：「朋友，放在這里好了，我們一定負責替你送到。」於是他向那個女職員扮了一個鬼臉，便得意地離開了郵局。

郵局局長是個聰明的人物，他發現這事是一個使他引起王上注意的一個絕好機會，於是他把那封信納在另外一個信封裏面，信封上開着「呈王上親收」的字樣。

這封信果然到達了宮中。國王很感興趣，認爲這是他博取民心的一個良機，於是命令財部大臣如數發給。

「一百元嗎？」財部大臣惶惑地問。

「五十元也夠了！」國王轉了一轉念頭回答。

一星期後，國王又收到瓊麥路寄來的第二封信：

「親愛的上帝：我感謝你的恩典，無以復加；不過，假使你以後願意再幫助我的話，希望你把錢直接寄給我，別再交給國王轉手，因爲上次的一百塊錢，裏面已經被他扣了一半」！

街談巷議
從「足球季」想到的

讀香港報，才知足球季已經到了。在香港，每年在這秋冬之交，正是足球季的開始，而各個團隊均出重價收兵買馬，整頓陣容，以期獲取本屆錦標。而足球健將也者，十年來如一日，雖有新進，大多仍爲老將，正是「吃足球飯」者，你拉我扯，也有「黑市」。今年香港雖無重大的足球糾紛，但此風猶存，從報上的體育新聞還可透露一二的。

桂林沒有足球季，也許今年卻有足球賽，只以腳排球代替，并不准穿足球鞋。雖然由於場子小，但總算有了足球賽。

既有了足球賽便難免沒有糾紛。記得以前在香港，常有全武行表演；這種表演最近也在廣州、上海等地便上一場足球賽，便總勞駕到憲兵鳴槍維持秩序。

目前桂市體育運動尚在襁褓中，爲了未來的光明前途，我們希望提倡體育者，從事體育運動者，以至場外的觀衆（桂市大概還沒有「球迷」）都應注意體育道德，否則，也許會再蹈以前各大都市的覆轍的。（平）

香港影訊
「白雲故鄉」在港打破記錄

（本報香港二十三日航訊）司徒慧敏導演，夏衍編劇，鳳子（封禾子）主演的「白雲故鄉」，自十一月七日在港開映迄今，滿座十六日，已打破「孤島天堂」連映十二日之記錄。

本片由「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港分會及中國文化協會聯合推薦，各報一致認爲戰後國產影片營業與教育意義同時成功之作，最後一場國旗出現時全場肅立，在觀衆間已引起絕大之愛國情緒云。

今日話題

◇重慶球訊：中國製片廠籃球隊參加節建杯比賽，旗開得勝，以五十比十四，大勝素有威名之上海銀行籃球隊。

◇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爲籌建難民工廠準備向舞場募捐，歷時一月，共達九千三百零三元，一般舞客亦頗「跳舞不忘救濟」。

◇□部將有一所新之影院出現於十斯門附近，股東爲中國製片廠與蘇聯駐華影片公司，此亦中蘇文化交流之一表現也。

◇陳嘉庚在漳州對福建新聞題字曰：「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

◇敵人近於台灣運出鴉片二萬兩，準備在閩海岸登陸，向西路進攻云。

小信箱
漫談優待傷兵

面對着家園，爹娘，妻子，自己在安享着天倫之樂，應該警惕這每一分鐘幸福都是前方戰士們用血去換取來的。爲了祖國的解放和自由，爲了民族的生存和獨立；三年多來，戰士們是以匕首，槍，在炮火中英勇的和暴敵拚命。灑着，只要不是涼血，只要不是別具用心，對於這，是應該而且必需由衷的感謝和敬致的，更何況是因而負傷底榮譽軍人呢？——因此，愛護傷兵，優待傷兵，應該是每一個被敵蹂躪的人們最神聖的責任和義務；這裏，沒有勉強，更沒有絲毫所謂「人道」和「施捨」。

我們得滿意，在今天，一般的對於傷兵的愛護和優待已經盡了最高度底作用；可是，這裏還打算指出一些不夠的事實：

一、無論是在車上，在船舶；到今天我們還很少看見搭客讓座或幫忙的舉動。不，甚至當着傷兵扎着繃帶或撐着拐杖邊跌跌撞撞在路上的時候，有些小姐太太和公子哥兒們還以鄙夷的眼光呢！

二、戲院是免費的招待傷兵，可是做戲的人，而大戲院卻樣的人難堪的冷淡的，在心理上，在生理上，還是怎樣刺痛和冷化了戰士們的心。

問題是小的，可是我們不能再忽略它。（楨棣）